讀史糾謬

讀史糾謬卷第五

滋陽牛運震撰

晉書

宣帝紀

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按司馬氏黎之後也前人辨之甚詳黎爲火正乃號祝融而重爲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胄更不可雜合太史公自序謂司馬氏出自重黎重黎並稱其說已誤宣紀乃以重黎爲帝高陽之子而爲夏官祝融此誤之中又有誤者也　漢以其地爲

都此句可省　伏膺儒教句稚陋可刪　見帝未弱冠以為非常之器語錯置無文便牽曲不可通　帝憚而就職當云帝不得已就職　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語繁而弱當作不可失也一語可了　人苦無足語不可通答曰云云按文漏一帝字亦不得云答　魏國既建不必另行提起若以節段另行便成故實散錄不得謂之帝紀矣　修方舉降羽而仁圍甚急焉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為近賊欲徙河北按此段文繁費而牽曲不明當云修方舉降羽而仁圍甚急魏武以許昌近賊欲徙都河北則

文省而事明矣　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此文亦乖舛當云會孫權帥兵西過時曹仁鎮襄陽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請召仁還如此則文意自順　凡稱天子云云宜改爲魏某帝　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按三國志魏明帝紀注達自以羇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與晉書所載互異宜從三國志注　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按三國志所載

無吳蜀救遼之事　策吳數語亦欠簡明　紀載魏人斥吳蜀曰二虜曰二賊曰入寇此皆舊史家黨魏之詞也唐於魏晉已隔代矣分據之事自應秉公直書何所嫌忌而必因仍之邪　亮望塵而遁亮不得進帝知其必敗遣奇兵掎亮之後斬五百餘級此皆舊史枉詞也仍而不改殊失事實　司馬懿豈不書實畏蜀耳表請決戰乃其僞也本紀竟以實事紀之　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按骨鯁臣三字横入不倫應削去　帝以窮寇不之逼又云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又云追至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

性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按此數節雜亂顛倒自相矛盾甚失紀載之體史家法例於此掃地矣　加之以師旅此句可刪　公孫淵稱公孫文懿者避高祖諱也　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按司馬與曹爽爭權而謀殺爽爽未嘗圖危社稷也此皆司馬爲之辭以加其罪似未可據而書之於冊以失事實　迹其猜忌蓋有符於狼顧也似爲拖曳風致而語意不明　宣帝總論太宗御製也其謂宣帝失臣將之道非貞臣之體是矣第意覓而語

繁且以排疊偶句成文重複難遲非論贊之體也　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總論悉太宗作故皆稱制旨房喬等加之也猶以爲詔勅之文非可施於前代史家之體有論有贊有評初未有制也喬等易贊爲尊崇國體可矣殊失史家之法例也

景帝紀

豈知禍及因肆惡言此爲司馬諱也然不必　帝訓於天子曰帝又上書訓於天子曰此等書法皆失倫司馬無君晉史又崇之　宣景文三帝晉創業之祖也不容不紀第

本紀之體志其大端況三帝事蹟多載於三國志似不必過爲繁細也宜從簡至併三帝爲一編可矣

武帝紀

泰始六年春正月丁亥朔帝臨軒不設樂按臨軒不設樂必有所爲或畏災或恤民也今但記其事而不言其故必有脫文也　總結一段事繁而文亦冗繁抑揚斡轉未得合宜故不能寫敘簡透　總論亦平冗煩嫌詞費

惠帝紀

永平五年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按武庫之火天災

也當書曰武庫災焚累代之寶何可省　雍州有年按有年爲常無年爲災春秋常事不書祇書大有年者一雍州有年似不必記也　廢皇太子遹爲庶人及其三子幽於金墉城殺太子母謝氏按廢太子者賈后也宜據實直書太子母不得云殺　永寧元年宜跳行另起太安元年做此　高平王沈作釋時論云云一段可刪　其蒙蔽皆此類也句未明暢　或云司馬越之鴆當作東海王越之鴆也　總論支離詰曲多不可通中間如褒姒共叔帶並與襃后與犬戎俱進方乎土梗以墜其情武皇不知其子等

語若不成文理

懷帝紀

屬孝懷之時屬字可省　干寶晉論大致仿過秦論而筆力不及　贊曰宣另跳行不宜連干寶論

元帝紀

不顯灼然之迹此不成語　昔以爲有中興之緣焉按文未完似有脫文　大赦改元其殺祖父母父母及劉聰石勒不從此令按文義未叶當云改元大赦天下劉聰石勒及殺祖父母父母者不從此令　天命未改人謀叶贊云

云此段連用偶語詞繁而格滯　記東晉諸符應事亦苦煩碎　六讓不居七辭不免総不成語

明帝紀

居然可知也此句可删

成帝紀

然少爲舅氏所制云云此轉抑揚頗不合宜　而心尚幾務在簡約二語連敍亦不叶　雄武之度云云語拙而詞費當云雖雄武不足而恭儉之德足追蹤於前烈矣

康帝紀

制度年號再興中朝二語煩而無謂可刪　附載郭璞讖

絕少筆法　總論政出渭陽殊不成語

廢帝紀

惲帝守道初帝平生每以爲慮此等皆不成語　有子不

育庶保天年云云語煩贅而無當如以史家簡約之筆紀

之只以免於難一語可了

簡文帝紀

固請服垂言欲行三年也語未明　故雖封琅邪而不去

會稽之號句亦未練殊牽滯　謝安稱爲惠帝之流謝靈

運以爲報獻之輩語嫌重沓許亦未允至載支道林言曾

稽有遠體而無遠神尤爲鄙俚

孝武帝紀

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焉二句不成文義亦嫌

其贅可删　竟不推其罪人亦不成語　初簡文帝見讖

云云此段記讖語徵驗甚鄙瑣晉書多尚雜識小說殊失

史家之體

安帝紀

冬十月甲申葬孝武帝于隆平陵大雪按大雪二字可删

冬日所葬葬日遇雪皆不足爲異也　擊光將寶苟千金

呂大破之按此處紀事有脫漏謂秃髪自立呂光遣寶苟

來討而秃髪擊破之也又載記破寶苟於街亭與此互異

附葬穆帝章皇后于永平陵按穆帝二字可省有此反

不明晰　劉裕及何無忌等抗表遜位按遜當作辭　劉

裕弑帝宜正書不宜附載似爲傳疑之辭

恭帝紀

始元帝以丁丑云云按此段紀郭璞之筮驗晉年祚甚部

而無謂至以二百倒爲百二以實璞言尤支離不可通

天文志

稚川可謂知言之選也吾將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此皆小說家瑣屑文字史家立言有體似不宜爲此也　人爲鷄蛋形最似天此最鄙俚不堪徵引　又出入水中與龍相似故以龍比以此説天行水中穿鑿之失易理天文都無是處引書晉明夷諸卦以爲佐據更無義理　宜先如覆破鏡不應如橫破鏡此更瑣瑣且不足以折主蓋天者也　駁王仲任蓋天之説可謂詳且盡矣第筆致甯瑣但不簡快　葛稚川桓君山史家無此稱謂　宣蓋沸騰

更不成語　洪範傳曰清而明者天之體也云云按洪範傳數語皆目天體與經星無涉不如删去　歷代天文志皆謂秦雍州井鬼分蜀晉天文志引魏陳卓所定郡國躔次以爲雲中定襄代郡太原屬秦雍州井鬼分天水武威金城隴西屬衛并州室壁分夫以室壁爲井宿猶可也以天水武威金城隴西爲衛并州其可乎無論不知天也其不知地理亦甚矣竊意此直卓等謬也參攷他書要以雲中定襄等郡屬室壁天水武威等郡屬井鬼爲是予别有秦地星野辨論之甚詳　論五星雜星雲氣多襲天官書

之舊天官書紀雜星旁見錯出極有變態晉天文志彙爲一編頗苦板滯失其神矣　天變史傳事驗當改云天變事驗　大恥不雪語繁可刪　憂莫大焉句可刪　魏明帝太和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蝕之三國志不載別見吳歷故志曰見吳歷　少帝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日有蝕之三年四月戊戌朔日有蝕之三國志並不載晉志亦不言其故所見也　六年四月壬子朔十月戊申朔並日有食之三國志亦未載　十月戊申朔又日有食之又字可省　少帝正始九年正月乙未朔嘉平元年二月己未高

貴鄉公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陳留王咸熙三年十一月

己亥朔並日有蝕之皆三國志所未載者也　是時曹爽

專政云云按此段文義重沓當改云二月庚午朔日有蝕

之詔羣臣問得失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轉改法度

蔣濟上疏云云如此文義較順　元帝景元二年此誤也

按元帝無景元二年亦不應列元帝於武帝之前殆陳留

王咸熙二年也　魏室五世之際月犯五星及五星相犯

月五星犯列宿多有三國志所未載者蓋三國志本畧於

天文象占之事而晉志紀其詳耳今不悉摘　蜀記稱明

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按此權說以正統推魏而因以天文附會其辭耳吳赤烏十二年夏五月熒惑入南斗而吳主孫權薨則吳蜀之君又未嘗不應天象也　此復是天下憒憒無皂白之徵也何鄙俚之甚

地理志

總敘精首數語如對越在天以爲元首書野無閑其歸一揆莫匪王臣不踰玆域等句皆務爲艱澀而字晦義乖幾不可通　以爲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土按此處敘次躐

理沿革已及晉代下忽轉云敢厖於天地之始昭晰於羲農之世又將歷代建都設邑重複提敘文體雜沓總不分明殆不解其何所謂也　禹貢周官王制所載冀州分疆封建井田之制以及漢興以來建置沿革之詳史記前後漢書紀之已悉似毋庸複爲紀敘　獻帝建安元年拜曹操爲鎮東將軍封費亭侯按此條紀封曹耳不識與地理何涉也

律歷志

周官六律六同之制以及十二律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

說史記漢書載之已詳似不必重敘祇宜節其大概而斷自曹魏以來詳敘爲是

禮志

禮志自魏以來國典朝儀始詳敘列是矣盖證地理律歷二志遂紀前代限斷不明之失　干寶著晉紀無關禮志其感侍婢死而復生之事而作搜神記荒僻怪誕更不可信亦更與禮志何涉也載之徒爲正史之累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伎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按此自魏文忘親廢哀耳不得執以爲魏禮況伎樂百

戚亦不足爲樂乎　驃騎將軍溫嶠前妻李氏云云按此段夾於前後議論典制之內似屬不倫　禮志宜照後漢書禮儀志標題分類似爲明晰　諸議禮疏奏均係全載原文亦有過繁不節之病

樂志

五聲八音十二律諸說律歷志載之已詳樂志所以記樂章及作樂之由也音律之制似不必重載

輿服志

彰詡冠於鄭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詞采非不綺麗

悉與輿服無涉　開典午之基以司馬爲典午亦不成語

豈有司失其傳歟說疑無謂　鹵簿儀仗似宜連爲一

編

食貨志

史臣曰班固爲殖貨志云云按此處突插史臣曰云云與

上下文不連屬似非體製　得惟望蜀殊不成語　今始

得耳亦不成句

五行志

甘卓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此自照鏡者之妖非鏡妖也

不得謂之金失其性　賈謐與太子奕碁爭道齊王冏專政驕恣司馬道子列肆自酤此皆廢禮失道之事狹與貌之不恭究不甚合如以類推則晉室君臣廢禮失道之事多矣豈能一一徵引以爲貌之不恭邪　翁仲不得爲服妖　杯盤舞亦非服妖　先主諱備訓具後主諱禪訓授此譙周妄解耳乃以此爲言之不從失之太支　姜維遺母書事小不足紀亦與言之不從無涉　烏程人有能以嚮言者一段紀載太繁　趙王倫改號金墉城曰永安宮此有何失而以爲言之不從邪　立成都王爲皇太弟猶加

得中大都督以此爲亡吉之不從更迂遠　吳郡臨平湖開無草不得爲草妖　是亦與漢宣帝同象也何可刪　又集雒陽芳林園池按文實有禿鶖鳥字　武帝泰始六年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按冬月大雪未足爲異以爲不應之罰恐未允悠放此　鄧芝之射猿事未足爲射妖此亦皇之不建句殊率易不切殆無徵之談

刑法志

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弔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明之此等句皆未修飾　刑法

志總序靡靡無骨板滯而弱言猶在耳身首已分亦不成辭　三代刑典兩漢令章以及梁統陳寵議刑之奏前史已備載之似不必重錄

后妃傳

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按文當稱武帝小太子一歲大太子二歲此等語殊鄙俚　賈后使洩𣲖代惠帝作答事已載惠紀

王祥傳

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漢無諫議大夫漢書王吉傳吉徵

爲博士諫大夫無識字諫議大夫殆東漢以後始有此名而晉書誤用之耳　王覽有六子裁基會正彥琛祇宜照舊史遞敘摘出單列亦非體　覽子裁亦不必另提作一傳　呂虔騎刀事當附祥傳

何曾傳

汝常豫嚴勑不冠帶停帝良久此等語俱未明快　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下文又云性奢豪務在華侈日曾奢僭前後迥相反此文之不檢也　載傅元論荀何諸殊嫌其繁　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云云亦覺詞費

再爲删削則妙矣　何劭何遵附曾而傳也不必列目

石苞傳

後自能得此不成語　以爲娛巳之資聲色方屬此等語

太作態　崇爲客作豆粥云云就此等事亦過於瑣細矣

崇愷爭豪如此其上之意類此此等收束無謂之極　崇

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按文當曰崇不聽足矣

如此則嫌其繁

羊祜傳

祜在其間不得而親疏句含混不明　允今日若死此門

乃開耳按文嘗云今日尤死此門乃開耳似爲簡明　杜

預因名爲陸渾碑按杜預字可省

陳騫傳

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按見幸於魏明帝數字可省

裴秀傳

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語句未明　微賤如此當應爲

小兒故也語亦未明　而解秀禁止弱句未練　楷正答

儀和其聲氣此數字　安於毁辦四字可删

衛瓘傳

漢末張芝之亦善草書按文當云先是漢末張芝之善草書

張華傳

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按文當省云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　華使雷煥爲豐城令尋求寶劍此事紀載太繁有會多務細之術　先君化吉之言張公終合之論不成語　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識謂按文當云華之博物多此類也不可詳載可省　劉卞不必另立傳但附於張華傳可矣

宗室傳

司馬孚魏明悼后銘旌議可節本不足詳錄 韓延之不應於宋室中另立一傳或可附傳於司馬休之傳中然已載其殺劉裕書則不必更為立傳

王沈傳

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按陳壽撰魏事已非實錄何以此咎沈且本傳敘事似不必加論評也

馮紞傳

紞侍立因言曰齊王名過於實今得自終乃云按此段已

義於齊王傳

賈充傳

謚曰武按下有禮官議謚一段則此處可省　初充伐吳時云云按此段荒誕不經似非正史所宜可删　於是委任之傳曰衮而護聞之徒遂逆辯語亦傷史體　郭彰亦不必另立傳

楊駿傳

及駿居內府以戟自衛焉此處語未完全

魏舒傳

豈一事哉四字可省

劉寔傳

寔之先見皆此類也句可刪　崇讓論詞理鄙淺可以不錄

唐彬傳

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按此繁語俱可刪只識者高之一語足矣　自操魏征鎮莫之比焉此語殊太過　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云云按孫氏非晉逆也纂晉書者非晉臣也何故痛詆

孫氏以祖司馬況斗牛星野至目爲妖氛尤蔑天誣罔之極者也　二王同平吳者而以爭功隙末譏搆相尋自應同傳唐彬事行與二王渺不相涉祇有伐吳讓功一節畧有關照參綜以二王同傳似爲得體

王澄傳

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按此語不類罵時口吻

山濤樂廣王戎等並有風流之目第濤廣人品高潔鑒別不爽本非王戎外放挺而內庸鄙者可比況衍澄輩更下乎史記老子韓非同傳昔人猶以爲不類今以濤廣與三

王雜之間列其不類殆濫於老韓矣

樂廣傳

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云云疊兩矣字不成文法

阮籍傳

雖然不以事任處之接敘事用雖然字非體當截去雖字

於是勝負始分此句甚鄙劣　敘阮修簡任不修人事

一段語欠簡至而少次序　有以問王羲之接文有當作

或

嵇康傳

蓋其胸懷所寄云云推原敷衍不似紀事之體

向秀傳

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排語可厭以莊子爲道家更舛謬　謝鯤畢卓胡毋輔之光逸等任情越禮而中無一長淸談放誕風斯寖矣列之嵇阮同爲一傳似屬不倫

曹志傳

孽子當作庶子

庾峻傳

元海因圖弑逆此何可省　庾敳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云云已載和嶠傳庾敳本傳又載之而以爲目温嶠兩見而互異必有一誤竊以爲敳傳之目温者非也

庾純傳

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云云按此段敘次欠明爽　庾純傳敘純父老不歸養一事詔請奏議援引甚繁殆議論多於敘事也

秦秀傳

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云云數語殊未明練

愍懷太子傳

豕甚肥何以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按此文繁而傷於費當改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戰士足矣晉書若不簡當即此可例其餘也　愍懷太子事迹最瑣細生僻敘次絕少簡至亦無修動之神

陸機傳

初機有駿犬云云按此瑣事無關正義附傳末可耳　孫拯可附傳不必另爲標目以成二陸傳之體　陸喜較論品格篇可以不錄　二陸文字祇是詞彩贍麗風骨理致

絶未深道許語以爲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此耳食太過之言也

夏侯湛傳

湛所作昆弟誥套襲尚書直如村中偶戲令人厭絶

潘岳傳

岳金谷詩云云此段敘次未工不得史家遺法也

周處傳

周處殺猛獸斬蛟改行一段敘次繁沓殊令人不可耐

豈有進無退也此何歎耶　潘岳閒瀨等詩可以不錄

所在褒沒句未明晰　劉札死後議論之文反多於敘事

本文甚非史體晉書往往有此　毋狼狽追之此句可省

八王傳

鄭方祗有獻齊王一書即附齊王傳可也傳以八王爲目

何得雜鄭方其中邪

解系孫旂等傳

解系孫旂等雖皆託迹藩府然解系繆播忠正不阿皇甫

重守城不屈孫旂張輔雅正可風牽秀李含諂附傾危品

斯下矣張方傾君亂國直賊臣耳並列一傳之中殊爲不

倫　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云云按兩爾字皆
晉改然字　特爲武夫之所瞻仰顧爲致命二語可刪
閻鼎索綝並有匡扶推戴之功與張方等並列一傳更屬
枉屈一傳之中兩用評語亦非體

周浚荀晞華軼等傳

荀晞貪暴不軌與周浚華軼等同列一傳亦非其倫

劉琨傳

禍必及我不從不從二字可刪　城中窘迫無計句亦可
刪　琨與盧諶贈答一段應附於傳末

祖逖傳

故劉琨與親故書盛贊逖處總可刪　逖見星而歎數語尚欠恍爽　王隱梅陶論月旦評一段迂瑣無當錄之亦過於詳神錐神槌語尤鄙俚　逖聞雞起舞蓋有先後之見也許以爲貪亂枉其實矣素絲改色用之亦不倫

邵續傳

冀獲如積之流此不成語載續對石勒語亦傷於繁　邵續失節之士何緣與李矩段匹磾等同傳邪

武十三王傳

始平哀王裕年七歲無子按七歲而薨則無子明矣今云無子不亦贅乎　每樹輒中數百箭按文當云箭滿樹上足矣

王導傳

晉國既建按元帝中興非始建晉國也不得謂之晉國既建　哀冊有周之褒二南按二南篇名耳不得以二南當周召且有周褒二南亦無典故　蔣侯事涉怪誕可以不錄　總評飛龍御天云云冗浮不切徒爲累語

陶侃傳

虛心敬悅曰挍文檗沓遂不成語　陶侃如周見朱衣人
事亦怪誕不經可删謂侃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
自抑而止更誣罔

戴若思傳

名犯高祖諱按文犯當作同　劉刁戴周並爲王敦所忌
戴若思周顗抗節不屈可謂貞亮死義之臣矣刁協擢禍
出奔劉隗受石勒僞官去周戴二子風節遠甚似不可同
列也

甘卓卞壺等傳

卞壼劉超鍾雅並忠義死事之臣甘卓雖與師勤王而疑貳不斷自取滅亡何得與二子比鄧騫同列更非其倫

卞壼以忠孝著節其奏議似可從畧　此是晁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此等語句無剪裁侃欲特不詠之不成句

郭璞傳

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云云按此段入得無謂或以附傳末可矣　江賦以文繁不載客傲一篇似亦可畧蓋璞文佳者頗有不勝載也　必客主有殃此句未完全或可

徑省去　天實爲之將以誰咎二句可删　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二語板對無情致　王敦舉兵一段紀敘殊不簡要　郭璞傳不及陳壽管輅傳

庾亮傳

及見佩引咎自責風止可觀按風止可觀句可删　亮欲難因鬪白云云按此瑣事且無情致可删　亮與郗鑒牋議黜王導可節錄不必全載　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將育之按文常人句可省

桓彝傳

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按五更兼官名不得以此爲稱

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二語未工老　徐寧事已載桓

彝傳不必另提別作一傳且傳載諸桓另列徐寧亦屬失

倫

王湛傳

王濟試馬事瑣悉不成事體記載亦佻娍　山濤以下魏

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按此文

重複宜有省易　述每受職不爲虛讓數語可省　及還

冢省文而述愛坦之坦之乃辭以他故云云此等處俱欠

明晰以紀載無筆法也　但性急爲累此轉頗不順叶以展齒踏雞子亦屬細事不必記　天下傳來之運此句但極　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若諫之亦不成語　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云云一段殊怪誕不經可删　傳載諸王袁松之祖台之荀崧等闌入不倫且於諸王無關涉處范甯宜入儒林傳　張湛嘲甯目疾一段似可不錄

陸士光傳

顧悅之蔡裔無多事實但附於殷浩傳可矣　蔡謨公亮之臣殷浩庸鄙之夫二人品地相去遠甚殆不可同列也

孔愉傳

愉欲大論朝廷得失此語尚未切當事情　其守正如此

此句橫入與上下外逆可刪去　見者以爲貞孝按於君

稱孝究未妥切

謝安傳

丈夫不如此也句未明爽　皆仰模元象合體辰極此等

句似宮殿賦奏豈史傳中語耶　帝三日臨於朝堂按文

當云臨於朝堂三日　卿居心不淨按此四字大覺刻可

刪

王羲之傳

右軍品地絕高惜不得一佳傳　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按文當云其書爲世所重如此　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即事不佳紀述亦無法則　獻之傳附許邁可過但不必另題　蘭亭勝會同遊二十餘人亦當點敘　右軍不徒以書法顯太宗總論祇稱其書法殆舉其一而遺其餘此可爲王羲之書法贊而不可爲羲之傳贊也

王遜傳

桓伊爲王徽之吹笛事極閒雅惜記敘筆法不簡妙　嶽

既改名爲隋宜稱鄧隋　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按文胄云秦軍敗矣蓋有氣勢

陳壽傳

或云丁儀丁廙云云按壽以索米不遂不爲二丁立傳因先父之怨短武侯皆實事不必託或云致滋傳疑之辭且壽書乖謬亦不止此二事也　由是授御史治書當作治書御史　陳壽虞溥王隱干寶等皆撰漢魏晉史書故得同傳王長文名在諸人之下所著通元經乃易象之書無關史事似不得與諸人同列別入文苑傳可矣　溥未嘗

寓目不成語　孫盛作晉陽秋桓溫怒其亂枋頭之敗孫盛諸子私改之敘次殊未備明　然粲亦於此名譽減半矣亦不成語　習鑿齒傳載舉士一段亦傷於繁　徐廣嘗註史記本傳亦未之及

顧和傳

雖許裴氏招魂葬越[illegible]禁之此語未練但覺繁冗之極

王恭傳

忱謂其有餘此何可省　[illegible]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此

等諸嬿其文飾　徐伯元事亦近怪誕小說　桓元與仲堪問答論四皓事無關正事亦屬可刪　雖欲牽物亦緣其性眞其素也亦不成語

劉毅傳

烝素黑其面云云按此處文義頗欠明晰

張軌傳

臨松山石之文圖讖之瑣瑣者似不足錄即錄之亦位置失其所　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語句稍贅不成文理　至是謠言驗矣按文當云至是而驗　張椎

襲立又借帝號淫暴無道誠張氏之蟊賊也宜附敘㨿實傳中不必標題另立一傳

涼武昭王傳

張軌李暠皆以邊方割據乃心晉室是以載之列傳而不爲載記也張李既同一例不應張軌稱名而李暠則稱涼武昭王又於傳中稱其字曰元盛也似宜改稱名爲是

李暠能文然不應以文詞見長所著述志賦宜附之傳末可矣

孝友傳

總序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數語浮闊之極　感戀竊至恭恭之性遂以成疾按文當云感戀成疾足矣　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云云數語亦嫌其繁　君若嘗朝云云數語可删　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此句更可省　庾袞事跡頗多而紀載甚詳飼賓往往有可删處　顏含傳存亡不分矣句可省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亦不成語　劉殷至孝冥感泣重夢覃事跡亦近怪誕恐亦傳疑之飼也

忠義傳

王豹上齊王冏二書止是爲齊王畫策耳其計欲冏攝南土而以成都王穎河北恐亦非良策且無益於晉也豹以爲冏畫策而死可謂冏之義士而未必爲晉之忠臣　王育晉臣而拘於劉元海受其僞太傅愧蘇武之節矣何得爲忠義邪　劉敏元告盜長數語浮廓而繁費無激烈生動之致不足感人

良吏傳

是臣不及遠也此句可省　帝以咸言直而婉謙而順按文省作帝善其言足矣　王宏晚節不競置人深坑中餓

不與食變婦人服至襄發於路謬妄極矣何以爲良吏邪

喬智明仕晉爲顯官矣永嘉之亂仕於劉曜雖有惠政在人亦豈足爲良吏邪　攸失身石勒而卒能自歸江左其於智明殆有間矣　飲者懷無厭之欲此句可删

儒林傳

總序子貢以好禮居秩宗按子貢謂雖憲也憲之爲子貢乃時人妄加標目耳乃遂以爲稱謂邪

文苑傳

恐以人廢言引用不切不如删之文義自叶　左思晉文人

人之卓卓者傳止載其作三都賦事亦嫌其畧　年少何
以問邪援文當作少年　趙至遇嵇康改名後傳當稱趙
浚　鄒湛遇一人稱甄舒仲事記敘殊未得法　袁宏名
臣頌已載陳壽三國志世多傳之似不必具載　是其風
情所寄句可删　袁宏於桓溫坐續北征賦事記載殊未
爽老丙有苦其文之高者一語及其本至此便改讀云云
竝可删去乃得簡至而文義自明也　亦猶人之登仙句
可省　顧愷之為名士寫采嫌其猥瑣寫顧癡處亦不韻

外戚傳

楊文宗羊玄之庾琛王遐並無甚事實可附載於后妃傳中不必特爲立傳也　忠義孝友儒林文苑類傳也外戚亦類傳也然忠義孝友儒林文苑等傳一類也后妃宗室外戚等傳一類也外戚雖類傳而與忠義孝友儒林文苑等傳實不類也宜編之通常列傳中與后妃宗室傳等例而與忠義孝友等傳別也

隱逸傳

泰毛壽藏白汗四匝云云果詞䘮句殊爲可厭　女巫章丹陳珠事紀寫亦覺太繁　夏統水戲而致風霧引聲而

激雲雨似涉怪誕非情理所有若果如此則統乃方士可入藝術傳不得謂之隱逸矣　諸人顧相謂曰云云贊語濫詞可以不載　范粲仕魏為循良吏晉國既建不忘故主稱病隱居不出此忠義之士也宜入魏書列傳編之晉隱逸傳似屬稍拙　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按邑人盜斫樹而不問此自坦懷雅量不得謂之通物善導也　錢神論鄙俚之極可以不錄即錄亦應有節刪　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此句可省　郭翻墜刀於水以與路人一事記敘無法鄙陋殊甚　石垣似一方士不應入隱逸傳　陶

潛傳時人謂之實錄此句可刪　不覺有羨於華軒也此句說低元亮身分矣　支遁許詢道安慧遠並可入隱逸傳

藝術傳

記載洋占卜事頗病繁碎圖澄傳亦爾六朝諸史最好記神異荒誕小說與齊道之都無體制殆不獨晉書藝術傳為然也

列女傳

愍懷太子妃王氏以第論當入后妃傳如以其有令德而

入列女傳則左貴嬪亦才淑之女也不當編入列女邪

劉聰妻劉氏苻登妻毛氏慕容垂妻段氏皆僞后也諸僞

主已另有載記而其僞后乃與晉之列女同傳似失其倫

極可於載記中附之

四夷傳

總序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云云措語膚廓之極　總

論肯物異氣是稱萬物之靈繁土隨方乃有羣分之異語

亦可厭

王敦傳

王愷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敦傲然不視王導勉强盡觴 按文以敦爲主宜先導後敦方合文序 王導與王含書應載導傳 脫故着新亦不成語 敦之謀主錢鳳爲首沈充其次也傳詳沈充而畧錢鳳亦一漏也

桓溫傳

庾翼薦溫數語已載庾翼傳似不必重出 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吉莫能識之二語似顚倒若將下句倒在上則得之矣 其心迹若是此句殊贅 解郭璞讖語一段殊繁碎 記溫謁高平陵一段亦欠明晰少筆法

王敦當自爲一傳桓溫桓元父子叛惡當同爲一傳今以敦溫同傳而元獨另傳殊取卷帙相配耳然失其倫矣

孟嘉雖爲桓溫參軍實未嘗黨惡助逆附於溫傳頗稱其在晉王敦桓溫等以叛逆不得入正傳之列附其傳者皆黨逆之人也孟嘉何至於此胡不易之以郗超邪

桓元傳

桓元篡位昔天文極可不錄其僞詔亦可節省　其兆號不祥宜符僭逆如此橫入不倫語亦支離不甚可解　元好遊僞辭塵穢簡牘皆此類也元大綱不理而糾擿纖微

皆此類也按皆此類也云云錄事多而難悉紀故云此類以括之亦須下語穩切故善漢書王莽傳多有此法桓元傳沿學之而用之失當且不能穩切事情　元母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殆謂元母與妻耳如此稱謂頗蒙指失史體矣　其凶兆符會如此此贅何可刪

王彌傳

張方之惡甚於蘇峻眞晉室叛賊也宜與王彌孫恩等同列而傳於解系孫旂之中此編傳之謬也

劉元海載記

何難發之有乎此句稱弱之甚竟可刪去　得者㭊泉海光三字按文當爲淵海光避高祖諱改之耳　劉元海爲蒙珠離國王劉聰爲遮須夷國王此自荒誕無稽之談或其臣下鑿空妄撰而試之劉約囈語似不足錄　人曰君殆聖乎句可省　劉曜嘗淬山得寶劍一事亦怪誕不經

石勒載記

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天子車旗禮樂備矣云云按此似侈美石勒儀仗殊無謂可省　天下之惡一也將軍之惡猶吾惡也按此一語可省其一　勒令人讀漢書論酈食其

勸立六國後事宜置之卷末更有神色　不用忠臣言語
之過也按文當曰不用忠言之過也　於是朝臣謂見忠
言競進矣按此記屢用於是云云敘中夾斷自是史家之
一法而此處似屬可省　程邈等以爲勸龍飛革命之祥
云云按文當改云程邈等以爲兎陰精之獸元爲水色此
示殿下以水承金宜速副天下之望足矣　朕當在二劉
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按此二語可省緣上文意思已盡
平陵城北石獸一夜忽移城東南按石獸石虎也避唐
太祖諱故曰獸石虎改曰石獸猶可通下載季龍詔曰獸

者朕也遂不成語

慕容廆載記

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云云按步搖之爲慕容或夷言也以爲音訛則容與搖殊不類今無確考應闕之至所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則支離附會甚矣　凡諸載記均附列傳如石勒載記之有張賓慕容廆載記之有裴嶷高瞻是也第彼夷國亦有君臣之分而載記以世相承亦不應以其將相中間隔斷似屬失體不如於其諸君載記之末而

彙附其臣較爲順協有序　初廆有駿馬云云按此段應置慕容儁載記之末較有情致　慕容恪公亮才畧一時人傑中原僭國未見其匹本傳所載殊悵其畧

苻洪載記

秦參軍閻負梁殊與涼州牧張瓘論强弱順逆之勢反復辨難近數千言然細閱實無關事迹成敗裁而節之可矣不必全錄　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按天子爲尊句可省　蒼蠅傳赦此亦小說家言無關事迹可以不載　諺曰欲人勿知云云按此數句可删　行飲

王之禮歌勞止之詩二語大文飾此後世史家好文之過也　示無欲也其下以爲盛德之事云云按此數語俱屬贅文可刪　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云云按此段應置於載記之末　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云云此段似涉怪誕　何謂少乎此句可刪　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云云按此時堅兵敗勢蹙正宜寫其奔走窮迫之狀何暇記其對食大悅之辭卽帶敘亦可然不必詳也　初諺言堅不出項云云按此瑣事亦不必記　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又長安爲之語曰云云

云又爲謠曰云云按堅載記記童謠讖語過於繁瑣非正史之體　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云云又百夫之敵也王景畧之流也按此處語句皆錯不中條理　記苻融知味一節殊瑣瑣食鵝肉知黑白之處更不可信　苻堅事跡頗多載記亦有貪多務繁之病

姚弋仲載記

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云云按此文當云弋仲貫甲跨馬於庭中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不策馬南馳不辭而出如此則神色生動　此卞莊得貳之義也語稚而

不明姚興載記尹昭有曰此不世之舉也語卻簡明 備物典策一 如魏晉故事文義已足下又云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二語爲贅矣

李特載記

潛有劉氏割據之志按劉氏二字可省割據西蜀者豈惟劉氏邪 可謂起手者爾句亦可省 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亦不成語 安北李稚征東李壽按文當云安北將軍李稚征東將軍李壽今省去將軍二字遂不可通 雄之雅談多如此類句可刪 涼張淳假道於蜀對李雄數

語已載張軌傳此處可從省畧

呂光載記

有西焉之志此何稱頚不成語

慕容垂載記

垂名凡三易記敘殊欠明白外以慕郤𨁂爲名內實惡而改之此語更屬不完所稱讖記之文亦不載其何文也

有不悅之色亦不成語　慕容盛論周公之詐一段荒謬甚無義理備載之亦不省其所謂論伊尹周公孰賢一段亦同此

乞伏國仁載記

慕容氏之後有冉閔也再閔附於石趙則馮跋亦應附於慕容不宜馮跋與乞伏同一載記

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雖由吾不明所致邪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云云語句俱乖劣少條理

此後事入於宋云云按馮跋亡於宋元嘉七年係晉以後事自不便紀敘以致失於限斷亦不得不記馮氏之亡以竟其終但祇應記云跋至宋元嘉七年死弟宏殺跋子翼自立云云可矣不必瑣瑣分晰之此後事入於宋也

禿髮烏孤載記

美哉使乎之義也此不成語　宗出而歎曰云云按此段語句拼湊重複絕不成章

慕容德載記

言必切至此句可省　德聞而哂之此句更無謂可省

韓範與姚興問答一段語句俱欠爽練與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更不可通

赫連勃勃載記

鄉何以知其性氣此句設問無因與上下語致殊有不叶

赫連刻石頌功德其文多夸亦無關於赫連氏興衰之

迹可刪去

晉書本非一手所作故佳惡得失相參如諸志並詳贍可

觀然無筆墨剪裁之妙列傳間有簡整合法者定是當時

奉詔諸臣高手也至其蕪雜庸靡則往往令人不可耐亦

有各傳中一事互載致有重複舛背之處此皆衆手撰造

而不總於一之故也古人作史多以一人畢生爲之或父

子相繼成書故卓然成一家言至奉詔作史而雜諸衆手

或弃於爵位之高下或搖於意見之異同殆未有擇而能

精理而不亂者矣後世作史者盍以鑒諸

晉人尚莊老崇虛無故以元言清談爲宗其間隱逸之士或以遺忘榮利高尚自全晉書於此等處紀敘描寫頗有清逸之致至於紀載國家成敗興衰之迹以及議政用兵之詳臣下僭尊擎雄割據之實未見筆力章法實有愧於前史也

晉書有好奇之病卜筮小術仙釋怪迹皆不憚瑣瑣言之務窮情盡致而後已雜伎叢談前史所不禁然以附會夸誕爲長此與巫瞽何異不亦猥且鄙乎後世諸史多墮此

病皆吾書啓之也

讀史糾謬卷五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